

菲希德對德意志
國民演講

倭伊鏗節本
張君勸翻譯

菲希德對德意志
國民演講

倭伊鏗節本
張君勸翻譯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
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再版
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三版
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四版
 (七、〇〇〇本——一〇、〇〇〇本)

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演講

每冊實價國幣五角

原著者 菲希德
 Johann Gottlieb Fichte

原著節編者 倭伊鏗

譯者 張君 勘

 版權翻
 所必印
 有究

印刷者兼 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
 上海霞飛路一九六〇號

發行所 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
 上海霞飛路一九六〇號

電話七二七三二號

譯者四版序

民國二十年之秋，自歐抵平，不一日，即聞瀋陽失陷之報，三省遂與中華民國分離。翌年一月繼以淞滬戰役，雖相持逾月，而卒未成爲長期之抗戰。其後熱河更繼三省而亡，華北且循日人撤退駐軍之要求。當此時也，舉國震動，北方學界中曾有遷移各大學之議。求之前代，彷彿晉史所謂「渡江名士多於鯽」之狀，言乎國本動搖，人心離散，紛紛以逃走爲能事也。竊嘗聞之，牽一毛動全身，況三四省之存亡，影響於國家者，千百倍於身上之一髮！乃默念歐洲近世各國中之外受懲創，內部大震者，其惟一八〇六年之普魯士乎？當時之普魯士所以自處者何如，所以圖振作者何如，視吾國史中之禦侮人物如陶侃，祖逖，與岳武穆，文文山諸氏，其時代較近，而事實斑斑可考。非尤足爲吾民族復興借鏡之資乎。

近世德法之相仇，起於十七世紀路易十四世佔領德之阿爾撒司，及斯托拉斯堡。此

兩地爲法人入德之門戶，而德人因此處於法人控制之下。法國革命戰役起，拿破崙所向無敵，奧普雖屢與爲敵，卒莫能與抗。其極也爲神聖羅馬帝國之解散，爲德國內各邦之宣告獨立，爲拿氏保護國之蘭因同盟成立，其和約中尤嚴酷之條文，爲普之軍隊不得超過四萬二千人，各地要塞有法之駐兵壹萬人，德人納賠款若干，俟交清之後，法兵乃退出德境。就土地人口言之，普人失地二千八百五十一方里，失人民五百萬，其尙保留之土地，爲二千八百五十六方里，留下之人民爲五百六十萬。蓋國土與人口各去其半矣。此其所受領土與主權之損失，視吾國今日何如！

是時普之全國上下謀所以復興者，其一致之方針，曰發展民族之內力。蓋領土已削，人口大減，且連年兵燹，國力虧損，除其人民之本身發生一種新力外，實無其他救國之法。於是其政治家軍事家與夫學術家各向此方針，臚舉其施行之方案。（第一）政治家有斯坦因（Stein）哈敦堡（Hardenburg）等，提出內政改良之議，曰農奴解放，曰地方自治，曰取銷特權，曰用人惟才，曰行政集權。此政治方面所以發展國民能力之法也。第

二、軍事家如夏恩霍 (Scharnhorst) 如格那雪諾 (Gneisenau) 如柏恩 (Boyen) 之主張，曰實行義務徵兵制。依拿氏條約之所規定，按四萬二千之數，更番訓練，既可免法人之干涉，復能以當兵之義務普及於全國。夏恩霍嘗有言曰，軍隊者實即全國人民之物理力與道德力之集合體。其所以訓練軍隊者，不徒注意於作戰技術，而尤重國民之習慣，如守時，整潔，服從，勇敢，盡責諸美德。此軍事方面所以發展國民能力之法也。第三，學術家中有菲希德 (Fichte) 有洪勃爾 (Humboldt) 有特勞意生 (Droysen) 有許蘭曼哈 (Schliermacher) 等，均以爲國家之任務，首爲教育。其意謂人民既受教育，自能辨是非而知其所當爲與不當爲，如柏林學府之建設，以潘司泰洛齊之學說施諸國民小學。皆此時代中教育方面發展民力之法也。

此諸人處同一時期中，所言所行，不謀而合。其翹然特出者，爲菲希德氏。菲氏能在敵兵壓境之日，不屈於拿氏之威武，起而爲鼓勵國人之演講，時之德人羣推爲愛國英雄。菲氏演講大意，詳其十四講中，茲無取覆述。所欲爲讀者言之者，曰自信力之提高，

曰自己過失之檢點是矣。蓋國家在國際間既大受懲創，求所以復興之道，則不離乎民族之本位，乃就既往歷史中，搜求其成績，以證其文化之高，以明其今後有存在之可能，此第一點也。若一國但有所長，而無所短，則何至有外交之失敗？既失敗矣，其民族生活中，必有至短之處可知；於是菲氏指出其國內所以不一致與求媚於外人之惡習，此第二點也。菲氏演講之精神，皆本諸其哲學中之所謂自我之精義，此自我之感覺銳敏，乃能辨別恥辱與光榮，此自我發於外而爲行爲，乃盡其職分之所爲。試問全國人人能盡其自我之責任，而國焉有不強者乎？蓋菲氏學說，超於軍事政治與教育三者之上，爲之建立其最高綱領，乃其所以成爲德意志民族復興之經典也。今距菲氏演講之日，已逾百年，而德意志於世界大戰之挫敗後，復有第二次之復興，謂其猶守菲氏之成規無不可焉。一九三一年旅德之日，嘗目擊德國民族社會黨之集會，其內務總長佛里克氏手菲氏演講一冊，高聲朗誦，與教會中之讀聖經者彷彿相似。則此書在德之權威，曾不因時代之變而稍變矣。

國人試思之，方今東亞之中日關係，何如十七世紀以後之法德。日人於甲午戰後，嘗奪遼東半島，正如路易十四世奪德之斯托拉斯堡，中間雖因三國干涉而停頓，然其插足大陸之志願，卒因日俄戰役之勝利而實現。自是以後，中國北門鎖鑰，遂入於日人掌握中矣。考其九一八以後之所爲，更與十九世紀初期法人操縱分崩離析之德國者相肖，僞滿之成立，非卽拿破崙造成之蘭因河同盟乎？鼓動內蒙與各省之分崩，非卽拿破崙造成德意各部獨立之局乎？在各地日租界築造日本要塞與飛機場，非卽拿破崙於各地駐兵之長技乎？其深入長城以內，指爲特殊地域，非卽法人念念不忘蘭因河之故智乎？彼日人所以圖謀吾國者如是，不知吾國所以覺察之者何如？非徒口頭宣傳國恥已焉，其亦有所以消滅國恥，而永不使復生之決心乎？

竊以爲中日之所以有今日，不應責日本，而應責吾國。蓋中日戰後，吾國所受日本之打擊，有日俄之戰。有二十一款之要求，有青島之戰。吾國人於外人之一再打擊，安之若素，不以爲意，雖年年有國恥紀念，而從不思所以永絕國恥之法，此殆由於神經麻木，

雖感一時之痛苦，不移時後，即復遺忘矣。菲氏之言曰：「平日自處於污穢，或目擊事物之不整而鮮以爲意者，則在污濁之境而安之若素矣。於是可知人類內部精神上視覺之訓練之道矣。使國民見及一身或一國之生存上紛然雜然，或不名譽之事態，爲之坐立不寧，若芒刺之在背然，且求所以掃除之而後已，此乃訓練國民精神眼之方法也。彼等所以掃除之者，非有所畏懼也，非對於官覺的快樂有所希圖也。彼等內懷隱痛，又能本無所希圖無所畏懼之心，力祛國家之積弊與叢垢，則不悅於目，不安於心者自去，而安於目悅於心者自代之以興」。可知吾國之紀念國恥，已垂十餘年，不特不能減少國恥，反而增加國恥者，實由於感覺之不深，而未至於不達目的不止之境；非然者，必能內懷隱痛，有不祛國家叢垢不已之決心矣。

凡國恥之來，不起於外而起於內，語曰物必先腐，而後蟲生，此之謂也。吾儕所以求雪國恥，不在於責人而在於返求諸己。所以返求諸己者，第一在乎檢點自己過失。吾國之歷史，在近世各國中爲最古，而其積習之深，亦較他國爲甚。敷衍塞責，舞文弄法，

玩愒時日，因循坐誤，官樣文章，假公濟私，不以事爲事，皆人人所共見共聞之惡習也。雖此痼習，人所共惡，而從未有真能祛除之者。自西方思想與制度輸入以來，頗能習其皮毛，而終不免於借他人之美制美名，以遂其一己之私心，而鮮有實心奉行之者；如袁氏之所謂效忠共和，民元以來之憲法與選政，其彰彰較著者也。吾國人心地上積垢已多，苟非先加以盪滌，而欲新制之推行有效，勢不可得。此檢點過失之應當注意者也。其次爲民族自信力之提高。此點在他國言之甚易，而在吾國言之甚難。蓋在心地純潔，而積弊不深之民族，爲之稱道其祖宗之言行，可以增其自信心與前進之勇氣；在吾國而作此舉，則益其驕氣，而使之流於頑固保守。何也，心理上垢污之積累者多，勢不免於扶得東來西又倒也。雖然，誠能出之以分析的方法，將祖宗之成績表而出之，其舊日之積弊，亦明白指出之，庶幾不因表彰過甚而長其驕氣，亦不至因自貶太甚，而增其媚外之風。要知當民族對外失敗之日，苟不將其民族文化之成績爲之表彰，而冀其有與外人並駕之勇氣，決不可得。此自信力之應當注意者也。凡此二者，皆以菲氏之所言，移用

於吾國，而其要點不外一義，即養成四萬萬菲氏之所謂自我是已。此自我感覺銳敏，能識恥辱，能負責任，則敵國雖強，又何患無所以對敵之法乎？德人處歐洲之中，無山河之險可守，賴菲氏學說之實現，以各人之肉體爲國家之屏障，卒成爲強國。況在吾國有四萬萬方里之大，有四萬萬人民之衆而國人口頭常曰，中國必亡毋乃民族之自暴自棄乎？

國人之大病，每認歷史之成例爲牢不可破。頗聞國人相語，每曰日本之由滿洲窺伺華北，殆猶宋代之遼金元與明末之清室。此種觀念，最應排斥，蓋吾人處二十世紀之今日，非閉關時代所可同日而語。昔日認爲無法抵制者，而在今日各出巧思以求相勝，其制敵之法，有爲人所不及料者。敵人限德之軍艦噸數，而德人以同樣噸數增加火力之袖珍艦報之；條約上不許德人設備飛機，而德人則想出先製材料，臨時拼合之法以報之；他人奪其煤田，德人則發明煤質液化之法以報之。制敵之法，惟患吾之智力不能勝人，否則決無無辦法之理。菲氏之言曰：『有確信世界之「有」爲定的，硬的，死的，以其

自身之內部已死故也」。可知吾人之心力，不先自硬化，自能想出種種方法以制勝環境，而已往兩千年之歷史公例，豈不能由今日之吾人而衝破之乎？全國人民各發展其體心力，以之推廣於軍事，則爲通國皆兵；以之施之於教育，則爲無不識字之人民；以此行之於經濟，則爲自給自足之政策。如是，今日之對待敵人，非如昔人所謂「臨危一死報君王」已焉，自有有效之方法可以見諸實行者。吾謂今日不患無自救之法者，此之謂也。

菲氏此書之初譯，在九一八事變之後，歲月不居，忽焉五載。此五載中，敵人之侵略，由關外而進於長城，今則更由長城而進迫黃河。彼爲戰勝之國而銳進不已若此，而吾之爲俎上肉者，其應提撕警覺爲何如！適此書三版已罄，將重付印，吾敢大聲疾呼，以告國人曰：今後吾國所需，非徒爲內部零星之改造，而爲一戰勝敵之準備。蓋日人之謀吾國，猶之拿破崙之氣吞全德，非有德人一八一三年之解放戰爭，與一八七〇年之大勝，乃至世界大戰後一九三三年廢約之宣告，則吾國之生存能力將不復爲世所承認，而吾國之獨立平等，將末由取得，誠以國家地位，除以戰勝取得之外，無他法焉。此之謂

民族之志氣，民族之抱負。嗚呼，爲今日之中國人者，除此志氣除此抱負外，尙何第二事之可言乎？

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第四版付印之日張君勸

林序

大礮飛機之下，非武力不足以排除國難，吾友君勳獨於此時與國人談哲學，且當唯物思潮方張之日，而與言菲希德哲學，其用意蓋有在焉。夫今日國難之臨，非偶然也，必有其所以致此之因。東三省之亡一年矣，而在位者：其對敵國外患之憂危，終不敵其爭權攘利之慾望，一般人民則謀食與逃死之不暇，其力不足以禦侮，其智不足以慮患圖存，一旦遭阨難，則相與束手，不得已而諉諸命焉。政府之朽敗如彼，人民之愚弱如此，今日之惡因，其誰造之！菲氏之言曰：『德國今日之失敗，非一二人之咎。負其咎者，曰全體，曰時代，曰愚昧膚淺與怯懦；曰以上諸種之不可分離之結果』。嗚呼！此豈獨德國爲然哉，菲氏之言，不啻直提吾人之耳而命之也。菲氏又曰：『當前之病痛吾人能知之而後能有以療治之』。夫人雖至蠢且劣，未有病痛在躬而不求療治者，然則症之不治，正坐患者之不知。問者將曰，今日吾舉國惶惶然，恐爲朝鮮臺灣之續，軍備無以抗

敵，國聯復不可終恃，非不知時局之至嚴重也。曰此知病而仍未知其病所由生也，吾國病根在於教育之破產，人才之破產，馴至全國無一中心力，即無外患亦將不國。菲氏告其國人以治病之法無他，曰教育，曰新教育（詳本講各節）。新之云者，以菲氏視當日之德國，爲自私自利罪惡貫盈之民族，同時又深信德意志民族，有其優良之特性，可以接受此新教育，爲他民族所不能及，故以隔離此當前污濁空氣，養成純潔意志，爲拯救其國民之唯一方法。新教育之目的，即在培植此純潔之意志內有所主，則自利心即令發動，亦爲此純潔意志所不許而無能侵入。故菲氏之新教育，以造成堅貞強固之品性爲宗旨，即以此樹立社會之新秩序，且能超於現社會之上，而爲永久精神生活中連鎖之一環。嗚呼，吾國今日教育之所以破產，非由於純潔意志漸滅垂盡，而自私自利代起而佔據一般之人心，有以致之乎？雖然此無足異也，今日二十五歲上下之成人，皆滿清以來污濁空氣中所產生所教養，與菲氏當時德意志舊教育所製造之自私自利之民族，無二致也，私利之心不除，其人可以爲逐末分利之商人。（且只能爲個人的商業，南洋各地華僑其

明徵也）而不可以爲健全之國民。今日京外權要，其爲人也，善者猶不免爲知識與道德不健全之國民，下之則奸商而已矣，人才如此，何以立國！故今日不從新教育下手，無論任何改革，皆無成功之可言，而菲氏主張之新教育，所謂堅貞強固之品性者，實即發揚德意志之民族性。菲氏之言曰：「土地也，經濟也，政治組織也，皆非形成民族之要素，所謂民族，乃一神聖的道德的組織，民族之要素惟有道德，即民族性，惟民族性之自身，乃具有復興之能力」。又曰：「新教育者，所以造成德意志人使之成爲共同的全體，此共同的全體中之各分子，感覺有同一大事在其心目之間」。今吾中國人之民族性安在耶？謂其無耶？自非喪心病狂之人不能爲是言，亦不忍爲是言；謂其有耶？則舉國青年，非俄化卽美化，國難以來，一般容許甚至希望國際共管之心理，益暴露而無餘，耗乎哀哉！吾民族性之所存幾何也？吾人誠不能無疑。然此固吾國教育破產之結果，而非吾四萬萬同胞已不成爲一整個之民族，吾四萬萬同胞已盡喪失其民族所具之要素，此驗諸一部人士對於暴日之激昂慷慨誓與偕亡者，則知人心之果未盡死也，此未死之人心，

卽具有復興之機。吾同胞乎，吾人今日心目中所應認爲同一大事，卽此復興之機，如何使其不受障礙而得遂其滋長也。夫吾自有其民族性，此不待外求者也，而此民族性之受舊教育所破壞者，今如何而能喚起使之躍然如初陽之破昏夜而照耀於寰宇，則菲氏此講演，實足予吾人以深切之鼓勵。此講演之出發點，純根據於其哲學，吾非能知菲氏哲學者，而就所淺嘗而論，則其自信內心動作之力特強，而於外界之激刺，及其關係作用，似非所注意，此衡諸吾人今日之所知，非無可議也。雖然此仍二千年來心物之爭耳，就論理言，唯心唯物，實皆不辭，誠無乙等，而唯有甲，則甲之名亦不立。菲氏究認自我之外有非我，自我行動之外，有自然界之材料，是與舊唯心論異矣。菲氏重理性而未嘗蔑情感，其視『愛』之爲神聖也，蓋嘗鄭重言之，在此講演中，尤足表現其情感之熱烈。心也，物也，理性也，情感也，氏統攝之以自我的自動力，此自我自動，表現於意志，匯歸於道德，故其爲學，勇於自信，而長於進取，不爲環境所征服，不受時代所左右，不被惡濁空氣所同化，吾所謂能予吾人以深切之鼓勵者，蓋在是耳。氏之言曰：『我所